

臺灣社會計量實務意義之論述分析

王振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摘 要

本研究基於社會建構典範，訪談 5 位準訓練師與訓練師臺灣社會計量實踐經驗，了解社會計量在臺灣對諮商實務運用者的意義、及與心理劇實務工作的關聯。分別以批判導向、功能導向論述分析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

- 一、在臺灣社會計量的發展與心理劇歷史脈絡息息相關。研究參與者從對社會計量無留下深刻印象、至美國年會接觸社會計量、為取得導演認證投入學習社會計量，而後進一步精熟社會計量形成對社會計量的專業認同。
 - 二、社會計量應用意義論述形成規則：論述主體為社會計量實踐經驗，論述客體為社會計量實踐意義。論述權力由經驗、操作社會計量的實務體驗產製。論述實踐者從體驗、帶領與創新過程，付予社會計量更豐厚的意義，發展行動化社會計量為心理療癒、團體評估與介入的技術。
 - 三、社會計量在臺灣實務發展下具有應用原則層面、諮商實務層面「隱藏顯現、自我覺察、關係評估、人際覺察與修復、位置療癒」；團體互動層面「團體觀察、團體評估、團體決定、正向改變、團體介入」；心理劇相輔相成層面「找出具團體代表性的主角；關照未選上主角的候選人；了解主角、輔角、觀眾間人際關係；支持主角；觀眾管理、關注受劇觸動的成員；有利歷程審視」等意義論述。
- 文末提出研究結論及對未來社會計量研究建議。

關鍵詞：心理劇、社會計量、實務意義、論述分析、團體諮商

通訊作者：王振圍

通訊地址：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68號9樓

電子郵件：wagnerwang@gmail.com

收稿：2020年12月15日；接受：2021年01月29日

壹、緒論

本研究運用社會建構觀點論述分析，試圖從臺灣社會計量實踐經驗中，了解社會計量在臺灣發展的脈絡，以及對實務運用的意義論述。研究者於民國 106 至 107 年間進行半結構式深度個別訪談，訪談 5 位在臺灣長期運用社會計量於實務的美國心理劇、社會計量與團體心理治療考試委員會準訓練師與訓練師，分別以批判導向、功能導向論述分析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社會計量指的是 Jacob Levy Moreno 所發展的測量團體動力的方法，藉以了解團體成員中彼此的連結關係，以及了解彼此連結背後的因素，是用以測量人際過程、社會測量的科學，也是一種處理團體動力的方法學（賴念華，2005a；龔鉅，2007）。社會計量是 Moreno 取向（Morenian）的方法之一，Moreno 取向包括心理劇、社會劇、社會計量、角色理論、團體心理治療等 Moreno 家族發展的治療取向（Hale, 1985）。

Moreno 的社會計量方法，其最主要的文獻包括 Moreno（1934, 1953, 1978），論及社會計量的歷史發展及各種技術、場域的應用。後有 Hale（1981）整理 Moreno 社會計量理論、說明社會原子、「社會計量測試在暖身、行動、分享、分析、介入等階段的原則」、會心、角色圖、其他行動社會計量方法等。Hale 及 Little（2004）整理在心理劇、社會劇導劇後的社會計量歷程分析參考原則，包括主持歷程分析的角色、對主角、導演、團體成員的反思與分組導劇。Hale（2012）持續發展三種社會計量循環模式。

現有與心理劇相關之社會計量主題的研究相當稀少。研究者據美國社會計量大師 Ann Hale 之建議，自 Bibliography of Psychodrama 資料庫以「Sociometry」進行蒐尋社會計量相關文獻，2016 年 2 月 22 日共蒐尋得 539 篇，扣除期刊名為含 Sociometry 而內容無提及社會計量概念的文獻餘 97 篇，其中 39 篇為非英語系文獻，僅 58 篇為英語系文獻。研究者自 The Journal of Psychodrama, Sociometry, and Group Psychotherapy 中，自 2013 至 2019 年僅找到 12 篇關於 Sociometry 的文章。

在臺灣文獻中，賴念華（2013）依心理劇、心理演劇、演劇心理、角色扮演、角色交換、替身、輔角、社會劇、社會計量為關鍵字，搜尋民國 100 年 8 月止所出版之臺灣期刊文獻，共整理 396 篇文獻，其中 32 篇以社會計量方法進行統計分析經

營管理之研究。臺灣有一群學者針對社會計量研究，針對社會計量方法作為統計分析、經營管理的研究。然而，本研究關注的是以行動式、與廣義心理劇有關的領域有關的社會計量。刪除上述提社會計量研究、角色扮演教學法、文學作品後，匯整出心理劇文獻 155 篇。在理論詮釋類文獻中，僅有葉連祺（1995）精闢定義十種社會圖，並提供方法及指標的一篇心理劇領域的社會計量文章。研究者同樣發現，僅葉連祺（1995）統整不同社會計量圖的繪製與比較其優缺點，以及 5 篇關注於團體治療情境中社會計量理論與技術（曾麗娟，2008；賴念華，2005a，2005b，2010；張怡敏，2016）。其中賴念華（2005a，2005b）的兩篇文獻，較系統性探討行動化社會計量於團體治療中的運用。

在研究者多年來參與團體諮商及團體諮商督導的經驗中，行動化社會計量方法的運用廣泛，不僅運用於心理劇團體，也常受結構式團體的歡迎，運用於各種團體諮商、團體治療之中。研究者期待自社會計量實踐者的訪談中，探索社會計量在臺灣實踐之意義，及社會計量實際能為教育、心理諮商領域及心理劇帶來哪些幫助。

二、研究問題

本研究期待運用社會建構論與 Moreno 取向社會計量理論對話與探究，嘗試以獲得行動、體驗性的社會計量於本土實務者身上的經驗實踐意義。藉由論述分析探究社會計量在臺灣發展對實務者的個人意義、社會計量應用意義論述形成的規則，以及社會計量在臺灣的實務發展下的意義論述。本研究研究問題如下：

- （一）社會計量對諮商實務運用者的意義論述為何？
- （二）社會計量與心理劇實務的關聯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社會計量的定義

社會計量（sociometry）為 Jacob Levy Moreno 發明，用以測量人際關係、解釋團體動力、處理團體衝突，並能促進團體凝聚力（王行、鄭玉英，1994；賴念華，2005a；龔鈺，2007）。團體領導者可以藉由社會計量測量人際選擇的過程，探索團體內成員彼此選擇後的連結關係，進而瞭解彼此連結背後的選擇因素，藉此評估團

體內人際關係與成員間相互連結的方式（賴念華，2005a）。J. L. Moreno¹認為人類團體活動有其社會定律，有些人總是被排拒於社會網絡之外，而他認為理想的社會是沒有人會被排拒的社會，人人都有充份機會展現其生存能力（Marineau, 1989）。Moreno 試圖用社會計量學來改變人類與社會，他認為社會學家不能只是了解世界，更要改變世界，團體成員在當下是社區共同的創造者（龔鉅，2007）。Moreno 應用社會計量了解群體間的動力關係，不將團體心理治療只視為改善心理疾病、心理困擾的實踐，更可作為改善社會衝突、社會改革的實踐方法。

Moreno 首在《Who Shall Survive（誰能生存）》（Moreno, 1934）中提出「社會計量」的概念：

用以處理人群心理特性的數學研究、質化方法的體驗性技術及應用結果稱為社會計量。這是種對團體的改變與組織，及個人的位置進行調查的方法。當心理電流充滿群體的時候，特別關注心理電流的數量及擴展。（pp.10-11）

自 Moreno 提出社會計量後，社會計量後續成為社會學相當重要的方法（Blatner, 1996）。社會計量起源於 Moreno 於 1920 年代左右的經驗，是早期出現具實務的社會心理學方法，在 1950 及 1960 年代，社會計量在社會學及社會心理學的學術領域成，成為主要的一種研究工具，而後 1956 年 Moreno 將《社會計量期刊》轉讓給美國社會學協會，多年之後，該期刊幾乎沒有刊登過 Moreno 及其追隨者的相關文章了。社會計量不應只是研究工具與技能，Moreno 期待的是社會計量，能用於介入團體、社區、組織，甚至國內與國際的衝突之用（Blatner, 2000）。

社會計量呈現 Moreno 對人際關係、人際間心電感應、社會改革等哲學關懷。社會計量體驗性行動技術受 Moreno 其神學哲學影響，相信每個人都有神性，他認為「自發性」與「創造性」是社會計量學的基石（Hale, 1985；Marineau, 1989）。

二、社會計量的重要相關概念

本段簡要說明社會計量的重要概念，其中，以「選擇」、「心電感應」及「社會原子」最為基礎，以此概念作為延伸。

¹ Moreno取向的理論與實務發展中，研究者認為不應以Moreno代表Jacob L. Moreno，在此領域還有將Moreno取向發揚光大的Zerka T. Moreno（Jacob的第三任妻子）以及創「音樂心理劇」的Joseph J. Moreno（Jacob的姪子）。就女性主義觀點來看，將Moreno視為J. L. Moreno，無論對Zerka或是Joseph都是不公平的。況且，正如J. L. Moreno指出（Marineau, 1989）的，這個取向並非他一個人完成的。但因本文僅引用J. L. Moreno文獻，以下仍以Moreno簡述。

透過社會計量，可以讓自己能更精確掌握自己各種喜好的原因(Blatner, 2000)。人們可以在選擇或被選擇的活動歷程中，產生微妙且立即的覺察(Blatner, 2000)。社會計量可以提升成員做選擇的能力，同時還可以幫助成員對身體、社會、心理過程的頓悟與覺察，並可將這種自由選擇的能力，逐漸的遷移到外在生活世界(曾麗娟，2008)。

基於 Moreno 人際選擇理論(Marineau, 1989)，可在社會計量實作過程中，了解成員基於團體活動自發選擇的背後，具有哪些彼此吸引或排拒的動機，以及其更深層因果關係。社會計量技巧藉由巧妙的安排，幫助人能在社交生活中受歡迎，並找到能和自己相處愉快的人，無論老師、營隊其他狀況需要分組，可能的話，社會計量讓成員自由選擇想要一起工作的成員，這麼簡單的原則常被忽略，而不是以形式表面的方式將人分組(Blatner, 2000)。使人與人之間產生社會計量連結的就是「心電感應」，呈現人與人之間的吸引、排斥與中性的關係；而我們踐履的人際模式則受我們的「社會原子」所影響。

社會計量的「心電感應」，又稱為「心意相通」。團體中常有正式的結構，包括領導者、各種角色與權力關係，而團體中由成員個人偏好決定的非正式結構就是「心電感應」(Blatner, 2000)。人際選擇間的情感流動就是心電感應，心電感應是人際選擇的基礎，促使社會系統具有「吸引、嫌惡、中性」的歷程(龔鈺，2007)人們若能了解心電感應的好處，越練習如何去應對他，將使人對人際愈敏感，這是一個可以培養的技巧(Blatner, 2000)。

Moreno 稱最小的社會團體為社會原子，它由一個人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所組成。以一個人為基點，看看有哪些重要他人與他連結，這些重要他人與他關係中，在心理感知上的親疏遠近。社會原子影響一個人的生命。我們的行為與情緒和我們原生家庭的社會原子息息相關。社會計量基體，藉由社會計量變得可見，藉由心電感應關係、社會原子、人與人之間的原子群聚，形成具體可見的社會計量網絡。當一個人社會原子越多時，代表他的生活越豐富、社會支持越多(龔鈺，2007；賴念華，2005b；Hale, 1981)。Moreno(1953)認為，人生於一個「社會原子」的社會網絡內，這將影響人的一生。若不考慮病人的社會原子，則不可能完全了解病人(歐吉桐、韓青蓉、陳信昭譯，2008)。

三、社會計量的應用

本節探討社會計量實際應用的發展。

(一) 社會計量應用的發展

早期社會計量方法中，要求人們在不同角色及特定情形中，回答對他人偏好的問題，通常是藉由筆試的方法，有時候會事先設計表格幫助這個歷程完成。可能回答的問題有：你喜歡和誰在同一組？喜歡和誰用餐？喜歡和誰成為室友？誰是首要選擇？有時候還包括不喜歡和誰在一起（Blatner, 2000）？此類早期典型社會計量人際選擇的紙筆技術，影響當今社會學領域的人際關係研究，臺灣的教育社會學研究也常見此類研究。

在臺灣社會計量在教育、輔導與諮商領域中的發展，主要應用於團體動力與心理劇，班級經營的應用上常譯為「社交測量」（sociometry test）。在班級經營與測驗發展上，臺灣自 1970 年代由劉焜輝（1970）使用「社交測量」一詞，他編製「社交測量」測驗，由天馬出版社出版，依學生彼此喜歡的選擇，以了解學生在班級團體中的社交地位，區分明星、孤獨、境界等類別。涂春仁（2016）發展之社交測量測驗，則依 Coie & Dodge 的理論，將社會地位分類為受歡迎、受拒絕、被忽視、受爭議及普通等類別。

社會計量隨著臺灣心理劇的引入發展。Lai（2013）將臺灣心理劇史分為四個時期：萌芽期（sowing, 1974-1987）、拓展期（budding, 1988-1993）、百花齊放期（blooming, 1994-2004）、延展國外期（branching, 2005 年至今）。褚增輝、黃梅羹（2015）則將臺灣心理劇史分為五個時期，第一時期在 1974 年至 1979 年、第二時期於 1980 年至 1982 年；第三時期為 1983 年至 1994 年；第四時期為 1995 年至 2009 年；第五時期為台灣心理劇學會成立（2010 年）之後。自 1974 年臺大醫院精神科在精神科醫師陳珠璋教授與職能治療師徐小嬌等工作人員組成臺灣第一個心理劇學習團體，1975 年臺大首次將運用心理劇於精神病人的團體心理治療，自此臺北市立療養院（今北市聯醫松德院區）與臺大醫院團隊密切合作、分享心理劇實務經驗；1980 年至 1982 年間，彰化基督教醫院精神科、臺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部及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科先後成立心理劇團體，此 5 個團體在由陳珠璋、吳就君、黃梅羹與褚增輝等發起，組成「演劇心理治療研討會」，每月舉行一次（褚增輝、黃梅羹，2015）。1987 年美國心理劇訓練師 Dorothy Satten 首度來臺，中國心理衛生協會亦將「心理劇」納入該協會小組；1990 年代，心理劇擴展至校園與社區：吳就君將心

理劇引進校園做為心理健康服務的方式之一，開始心理劇課程；王行、鄭玉英兩位心理劇導演，開始在社區帶領心理劇。1994 年後華裔美籍訓練師龔鈺定期來臺培訓心理劇，而後 Dorothy Satten、Mort Satten、Rory Remer、Pamela Remer、Kate Hudgins 都開始在臺長期進行駐點訓練，臺灣自此獲得美國訓練師穩定的心理劇培訓。

2005 年後，賴念華成為臺灣首位考取美國心理劇導演者（賴念華，2013）。賴念華於 2010 年成為美國團體心理治療與心理劇學會訓練師，臺灣開始有本土的訓練師；同年台灣心理劇學會成立，並建立臺灣自己的導演、訓練師認證制度（賴念華，2013；褚增輝、黃梅羹，2015）。至於社會計量如何隨著心理劇在臺灣發展而傳承，文獻內則無討論，仍有待研究者進一步探究。

曾麗娟（2008）運用社會計量於社區大學的心理劇團體中，於團體初期促進團體暖化，中期協助評估團體動力，末期測量成員的收獲。社會計量於暖身時，可以幫助團體發現這個人是怎樣的人，以及我們此時此刻正呈現、關注的主題是什麼；在演出時，則可透過獨白來呈現自己人際及自我內在的社會計量；在分享時，呈現的是成員與主角社會計量連結方式，包括分享多少、深入及內容等；有時也可檢測心理劇成為主角後的社會計量是否有改變、與成員關係連結是否增加作為治療改變的效果指標之一（賴念華，2005b）。

（二）社會計量技術應用

社會計量操作過程仰賴問題的建構（Blatner, 2000），問題的建構影響成員要著重何時的經驗、什麼層面的議題、認知的運作、情感的感受，問題的建構是社會計量關鍵的重點之一，一旦問題語句無法精準，則無法評估帶領者或諮商員原先所要介入的內容。

運用社會計量時，領導者要自問以下問題（Hale, 1981）：（一）我需要對團體有何瞭解，以作為使用社會計量的基礎？（二）社會計量此刻對領導者、團體有何作用？（三）此刻使用社會計量對領導者、團體有何缺點？（四）團體發生何種情況會影響團體內的保密與信任關係？誰可能會涉入這個過程，若發生了，我想像我會如何處理？（五）是否有些自己不確定部分，我可以透過何種方式使自己知道答案？（六）是否有一些社會計量替代方案，以幫助我預備或發展這個團體？賴念華（2005b）亦提出運用社會計量要注意的原則：1.清楚自己的意圖；2.建立安全、信任氣氛；3.提出問句方式為「由淺至深」、「由外而內」。

社會計量的應用，常用於選擇夥伴（比如分組）、或在心理劇中選擇主角或輔角（Blatner, 2000）。通常而言，一場心理劇以一位主角為最常見的情形，主角的產生可能透過「個人意願」、「團體決定」、「導演偏好」等方式決定主角（王行、鄭玉英，1994）。無論主角由導演或團體選出，心電感應都在其中發揮了某些作用（Blatner, 2000）。其中「團體決定」常見的方式是「共同投票」，在主角候選人分別簡短敘述自己的主題後，由全體成員分別以自己直覺以帶來最多獲益與學習的人，進行選擇。

當行動式社會計量應用在家庭上，被稱為家庭雕塑。此種處理家庭動力的方法為 David Kantor 創建，他向 Moreno 的學生 Paul Corynetz 學習心理劇；Virginia Satir 受到 Will Schutz 會心團體的多元探索模式而繼續發展這個方法（Blatner, 2000）。

社會計量有多元形式的行動技術，包括：光譜式（spectrograms）、行動式／搭肩式社會計量（action sociometry）、圓圈式社會計量（circle sociometry）、自由走動式社會計量、目標式社會計量、區域式社會計量（賴念華，2005a；賴念華，2005b；曾麗娟，2008）等此類典型常見的社會計量方式。隨著時代的發展，後人發展應用藝術媒材社會計量（賴念華，2005b）、紅綠燈社會計量（Hale, 1981），隨著時代與後人的創新，社會計量不斷演變，甚至可結合複雜心理劇技術的介入，例如社會原子（Hale, 1981；龔毓，2007）、動態治療模式社會計量（Little, 2015）、鑽石社會計量（Carlson-Sabelli, Sabelli, Patel & Holm, 1992）、季節式社會計量²。

綜上所述，過去文獻因缺乏對社量計量在臺灣發展的文獻，故僅能自臺灣心理劇的發展史中嘗試找到社會計量在臺灣發展的痕跡，社會計量伴隨心理劇發展而逐漸被專業助人者運用於實務工作上，其運用場域似乎跨及精神病院及學校，其行動技術多元，且不斷被創新推廣。然而，社會計量對於諮商實務運用者意義為何？社會計量與心理劇實務工作的關聯為何？過去文獻並未清楚論述，有待進一步探究。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社會建構取向質性研究典範進行研究設計，透過深度訪談心理劇、社會計量與團體心理治療訓練師及準訓練師，了解社會計量的體驗與應用經驗以進行探討。本研究關注社會計量對實務運用者的意義，探討社會計量與心理劇在理論

² 此社會計量行動技術為 Ann E. Hale 於 1986 年參照 Mosher (1991) 提出的療癒循環，所發展而成的社會計量方法。

與實務應用上的關聯。

一、研究取向

本研究重視研究參與者的主觀經驗，及其經驗的再現。

建構主義者認為研究的本體是多元的，會隨著歷史、地域、情境、個人經驗而有不同，研究的本體無固定實體，實體無真假之分，只存在合適與否，研究實體需透過個人的心理建構（陳向明，2002；潘慧玲，2003）。建構具有社會性與經驗性，為某一文化所共享，因為有歧異性的建構而能指認其在地性與特定性（陳向明，2002）。研究者藉與研究參與者的主觀經驗上討論與對話，以了解社會計量的意義建構。

深度訪談法正適合用以了解研究參與者在社會計量體會與應用過程的認知、感受與經驗、意見，藉由與研究者的雙向互動，有助於捕捉人們在複雜的團體互動情境脈絡中「社會計量的意義與功能」。

論述分析方法奠基於社會建構主義的思考典範，具「真實是在社會過程中產製的」、「真實的意義是藉人類互動產製的」、「理解上的差異主要源自特定的時空背景脈絡」、「我們透過語言建構來處理世界」等四項基本假定，著重於社會真實如何在人的生活世界中建構的歷程的描述性與詮釋性探究（施進忠、陳可杰，2011）。Dreyfus & Rabinow 於 1983 年指出，傅柯在分析論述形成規則上，應該包括「論述客體的形成」、「宣告樣式形成的條件」、「概念的形成」、「策略的形成」四大層面。首先需辨識出根據某些特定論述所形成的規則，於本研究及文本中指認論述客體與論述主體；其次，辨識誰有權力製造該類論述，對宣告樣式形成條件進行分析，讓論述中所隱含的規則與規範變得更明顯；再者，說明概念形成的規則，亦即論述是如何從文本中生產出來，如何被取用；最後，確定現有論述位置，如何置放過去的論述客體（施進忠、陳可杰，2011）。施進忠、陳可杰（2011）認為 Dreyfus and Rabinow 所提的論述資料分析屬批判導向論述分析。批判性論述分析，能幫助我們探討意識透過語言組成的過程，指認人們如何論述產生自我情感與認同訴求，以及如何藉訴求達成目標，以意識到從未意識到的語言動作，以了解日常生活言談和互動如何達成「社會建構」（吳沛嶸譯，2009）。研究者先針對本研究的論述產製歷程進行批判導向論述資料分析，再進行文本功能結構的論述分析。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流程設計包括「問題意識形成」、「設定研究問題」、「蒐集相關文獻」、「研究設計」、「經驗資料蒐集」、「資料分析與編碼」、「概念化與理論」、「書寫彙整報告」等八個階段。

資料蒐集方法上，主要以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為減少交通往返帶來的不便，輔以線上訪談進行資料蒐集。在研究者進行知後同意說明後，由研究者本人進行個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共於民國 106 至 107 年間訪談 5 位臺灣教導心理劇之資深訓練師或準訓練師。研究參與者年齡在 51 歲至 65 歲之間，訓練地區有 2 位主要於臺灣北部、1 位於中部、2 位於南部。訪談時間每位介於 90~285 分鐘，訪談次數每位 1~2 次。訪談內容包括「專業背景」、「社會計量與心理劇」、「社會計量體驗與應用經驗」等面向之經驗資料。五位研究參與者中，有 1 位於 2011 年為台灣心理劇學會認證訓練師，其餘 4 位亦於 2016 年認證為訓練師。參與者 T01 受訪時為準訓練師，於當年認證為訓練師。

每位參與者在參與研究前已認識研究者 3 至 4 年，原本認識的關係，有助於減少建立信任關係的時間與過程，有利於參與者自在地分享自身參與社會計量的經驗。

表 1 研究參與者描述

參與者編號	T01	T02	T03	T04	T05
生理性別	女	女	女	男	女
訪談日期	2016/2/9、 2016/2/14	2016/2/14	2016/3/12	2017/4/23	2017/8/03
訪談時間	共 285 分鐘	170 分鐘	165 分鐘	95 分鐘	90 分鐘
專業背景	準訓練師 諮商碩士	訓練師 諮商博士	訓練師 諮商碩士	訓練師 諮商博士	訓練師 諮商碩士

每次訪談後，撰寫訪談札記，內容包括訪談日期、參與者編號、訪談次數、訪談地點、訪談時間、參與者及研究者身心狀況、研究者訪談觀察與收穫、研究及訪談技巧備忘重點等。依訪談札記及前導研究逐字稿，整理初步發現、可供分析的重點，將資料整理比較後，於資料分析與編碼階段，進行「沉浸閱讀」、「批判導向論述分析」、「功能導向論述分析」及「整理論述結構」等流程。製作資料編碼與分析架構表，以利閱覽逐字稿時同時進行編碼。

三、功能導向論述分析

傅柯式的論述概念，提出語言與實踐的連結，定義與產製了知識客體，但論述所產製的意義，並不會無限遷延擴散，而會受論述權力所規範，影響在特定情境、特定發言者、在特定時間地點下說話（吳沛嶸譯，2009）。功能導向的論述分析上著重於論述如何被行動者操作並產生效應，論述成為溝通工具，藉由意義、隱喻、再現、想像、故事與言論的集合，用以產生特定的世界觀來達到特定組織運作的相關目的，著重論述如何被行動者操作的政治過程（施進忠、陳可杰，2011）。本研究第二層次的論述分析，採用施進忠、陳可杰（2011）所引介 O'Connor 使用的論述分析結構，藉文本中的場景、當事者、方式及目的等面向，以分析研究參與者在社會計量實踐意義的建構過程，如表 2。例如研究參與者 T01，在帶領團體諮商、心理劇的團體歷程中，體驗到社會計量是以行動、體驗的方式進行帶領，尤其能達成對團體動力立體的觀察與測量的效果，具體呈現團體的特殊結構與連結，此敘事背後是受「心理劇重視行動體驗的社會計量」的論述所影響。

表 2 功能導向論述資料分析：社會計量應用意義探究

論述	敘事文本	當事者	方式	目的	場景
心理劇重視行動體驗的社會計量	我覺得社會計量，要廣義來說的話，你有帶這種行動式的方法叫社會計量 心理劇的社會計量因為他有帶出很多行動化的，很體驗的東西，很多對團體動力的，很立體的測量，這個那個效能會很好，具體化去呈現團體的某一些結構，特殊的連結在哪裡	T01	運用行動、體驗的方式帶領社會計量	團體動力立體的觀察	帶領團體諮商、心理劇團體歷程

最後依研究問題整理意義單元，整理論述結構。研究者將功能論述分析所製成的表格，再分閱就其論述，對照研究問題進行叢集編碼，將同一研究問題之論述進行彙整，分別將論述歸納分類概念化，進一步整理論述結構，將其結構概念加以製作圖表。最後依研究問題、論述結構，分段進行資料分析的撰寫。

四、研究關係與倫理

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必須覺察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是否處在一種權力平等的狀況，以不違反參與研究者的權益與福祉為優先（潘淑滿，2003）。由於本研究對象為特定可指涉的特定對象，訪談內容包含各位訓練師、準訓練師自身參與社

會計量、團體諮商，或其帶領個別諮商、團體諮商之特定對象，因此研究中為保護參與者的隱私，文中將其可供識的個人資訊、參與的團體名稱予以匿名，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指認。

正因為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皆長期間投入 Moreno 取向方法，對社會計量、心理劇有相當的認識，都是 Moreno 取向方法的實務工作者，具有「局內人」的身分，熟悉 Moreno 取向的語言及文化，比較容易進入參與者的視野，容與產生共鳴，但也可能因此失去對彼此互動間言行所隱含文化意義的敏感度。因此，對於理所當然的部分，研究者嘗試讓自己慢下來，確認參與者對方才所談內容的理解與詮釋，作進一步地提問或探詢，以避免研究者以自己的思維誤解參與者的想法，一廂情願地認為自己對參與者所言內容感同身受。

研究者的研究生身分與專業背景，使研究者同時具有「局外人」的角色。這也使研究者在過程中需要與研究場域保持一定的距離，有助於看到事物的整體結構與發展脈絡，但也會阻礙研究參與者對我內心複雜思緒的理解，不見得有助於研究關係。同時也仰賴協同分析團隊，包括 1 位諮商教育博士、4 位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共同協助資料分析的檢核，以提高研究的中立性、應用性、一致性與真實性。以維持「局外人」的角色。

研究完成後，研究參與者可獲得本研究成果，可助於在社會計量應用的帶領者更熟悉社會計量，亦有益於研究參與者未來於社會計量教學運用之參考。

肆、研究結果

「社會計量實踐意義」會隨著時空及實踐者的不同，而有意義的變化，這樣的意義是由社會計量實踐經驗所產製，這些社會計量實際的體驗、帶領與創新，無論在一般諮商、團體互動、心理劇等場景的應用，都付予社會計量嶄新且豐厚的意義。以下分別依「臺灣心理劇發展脈絡下，個人對學習社會計量的認同發展」、運用批判導向論述分析所得「社會計量應用意義論述形成規則」、運用功能導向論述分析所得「社會計量的意義論述與諮商意義」、「社會計量與心理劇的關聯」、「心理劇中運用社會計量的意義」等論述。

一、臺灣心理劇發展脈絡下，個人對學習社會計量的認同發展

Lai (2013) 將臺灣心理劇史分為四個時期：1974-1987 年「萌芽期」、1988-1993 年「拓展期」、1994-2004 年「百花齊放期」、2005 年迄今「延展國外期」。

T01 於臺灣心理劇史的拓展期，首次接觸心理劇參與鄭玉英、王行的工作坊，但就 T01 的印象，可能有一些搭肩式社會計量的運用，但當時沒有讓她感到印象深刻的社會計量。

後於百花齊放期，接觸龔鈺老師的心理劇，認識社會原子、目標式社會計量，並開始嘗試用於個案及教導實習諮商心理師。「我是學很久才去考導演，我以前都沒有考，我以前對考試，我覺得考試是很沽名釣譽，排斥去考證照，所以我學很久，學很久都沒有去考（20160209T0101）」。但對 T01 而言，因為當時準備要考心理劇導演，社會計量是美國心理劇導演無論筆試或實務考試必考的領域，實務評量有一個項目在評量導演有沒有保持社會計量的洞察，進而促進 T01 近五六年很用心去投入學習社會計量。雖然原本對 T01 而言，對心理劇及團體動力有興趣、有在實作比較重要，但考導演證照的過程，卻也引起 T01 學社會計量的動機。T01 在決定考證照之前，受到文化中「淡泊名利」、「實力比證照更重要」的論述所影響，但後來受心理劇同儕的影響，接受了「有證照才有影響力」的論述所影響，卻也因此從考證照的過程習得多樣的社會計量，而不只是社會原子與目標式社會計量。

在決定考導演的同時，台灣心理劇學會成立了，每年定期邀請不同國家的心理劇大師來臺舉辦工作坊，提供了學習多元社會計量的機緣。

研究者將 T01 學習社會計量的過程，依臺灣心理劇史脈絡，繪製為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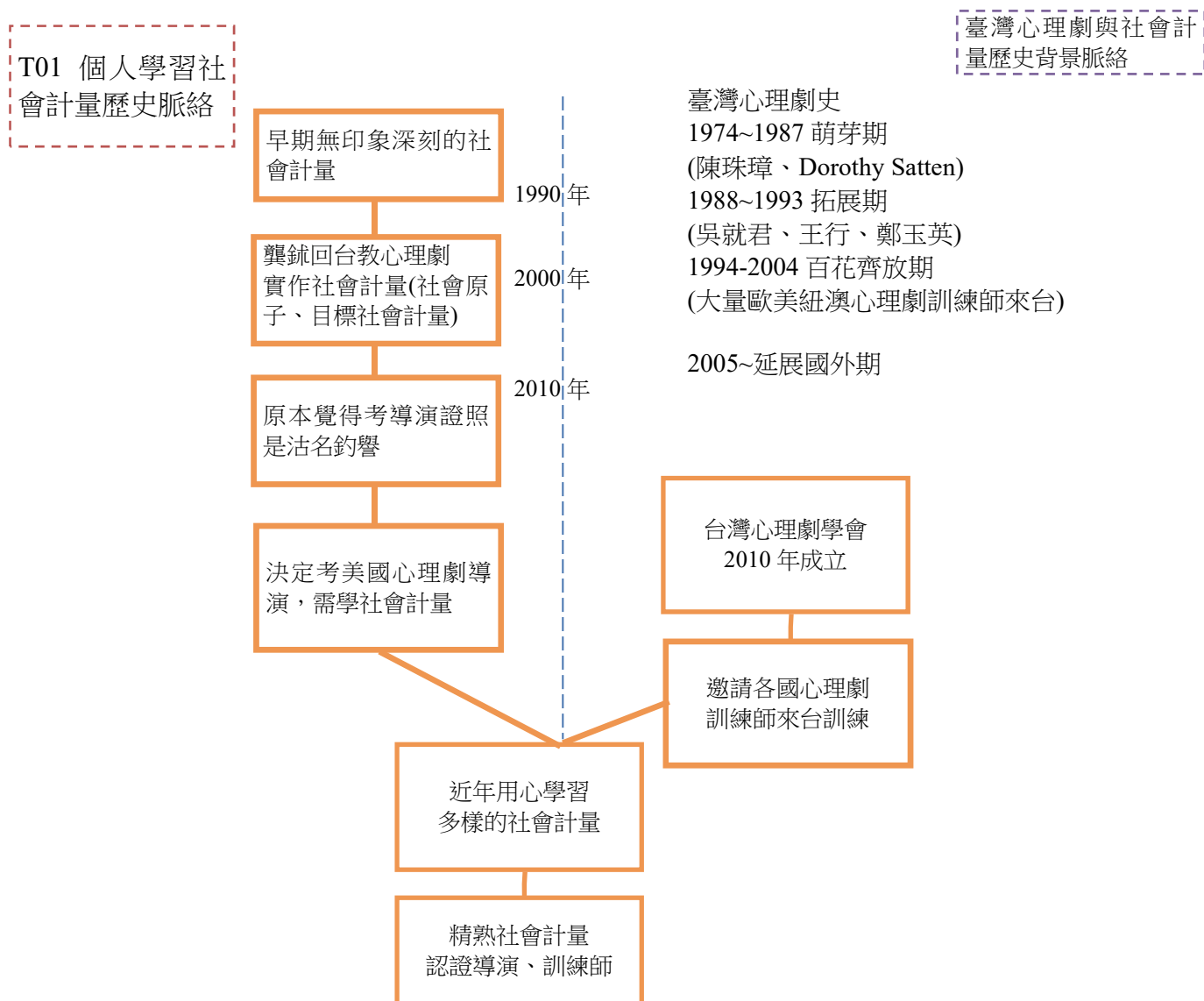


圖 1 T01 個人學習社會計量歷史脈絡圖

T02 自 1981 年接觸心理劇，至 2012 年認證導演。T03 自 1999 年接觸心理劇，至 2005 年才因參與 Kate Hudgins 工作坊接觸社會計量而產生印象，至 2009 年通過導演認證。T04 自 1996 年開始接觸心理劇，「那時候不會想要認證什麼。(20170423T0401)」，直到 2008 年，知道訓練師有可能無法來臺帶領訓練，在訓練師鼓勵下才開始考慮進行導演認證。T05 也自 2004 年接觸心理劇，直至 2011 年才決定認證導演。訓練師們早期接觸心理劇，大多不以認證為目標，從接觸心理劇到認證導演間經過 7~30 年。

在萌芽期、拓展期時，僅 T02 對社會計量有印象深刻的經驗，在工作坊時，看到鄭玉英老師運用白蛇傳的人物角色進行區域社會計量非常印象深刻。

T02、T04、T05 皆提及到美國年會，接觸與學習社會計量的經驗。

T05 首次接觸心理劇是參與 Kate Hudgins 的工作坊，「那時候沒有概念什麼是社會計量（20170803T0501）」。T05 一直到 2011 年決定要考導演，「我才知道社會計量是有層次性的東西，那一年多考導演，我才知道導演七科有一科是社會計量（20170803T0501）」。

社會計量在臺灣的發展與心理劇歷史脈絡息息相關。在臺灣心理劇萌芽期、拓展期社會計量對多數研究參與者較無留下深刻的印象、不需要認證導演，參與美國年會對社會計量較有接觸；直至百花齊放期歐美心理劇訓練師來臺，其中較多提及龔鈺及 Kate Hudgins 兩位訓練師，參與者為取得認證而更深入投入學習社會計量，逐漸發展對社會計量的認同；延展國外期，台灣心理劇學會成立後邀請各國訓練師來臺，促使參與者學習多樣的社會計量，進一步精熟，同時認證導演、訓練師，形成對社會計量的專業認同。

二、社會計量應用意義論述形成規則

研究者先針對本研究的論述產製歷程進行批判導向論述資料分析，以此份「社會計量實務應用意義」之研究而言，本研究關注的論述客體是「社會計量實踐意義」。根據後結構主義認為，意義是文本關係的結果，並非侷限於單一字詞、語句或特殊脈絡之中。德希達認為，意義是由符徵之間的差異關係所產生，意義是不可能固定的，意義是不遷延過程指涉其他字詞，表意系統中意義產生是不斷遷延且擴充的（吳沛嶸譯，2009）。「社會計量實踐意義」會隨著時空及實踐者的不同，而有意義的變化，唯本研究的論述客體，是由社會計量實踐經驗所產製，這些社會計量的體會、社會計量的實際帶領經驗造製出論述權利。透過在教育、諮商、心理治療情境的實施，具專業知能的教師、心理師、精神科醫師等助人者往往是社會計量實踐意義的陳述者，陳述對象為學生、當事人、團體成員、病人等受助者。而本研究的陳述者為心理劇訓練師，美國心理劇社會計量與團體心理治療考試委員會生產一系列的考核、認證及專業標準的論述，產製社會計量實踐意義陳述的權威。但社會計量實踐意義卻不為特定人所掌控，更不是由社會計量創始人 Moreno 掌握社會計量意義的永恆論述權力，雖然創始論述 Moreno 界定社會計量為調查團體組織與改變、個人位置的方法，然而，在 2016 年的臺灣當地社會計量實踐者所共同建構的論述，其這些社會計量實際的體驗、帶領與創新，無論在一般諮商、團體諮商、心理劇、團體

成員、團體帶領者、人際關係等層面，都付予社會計量嶄新且豐厚的意義。

表 3 批判導向論述資料分析：社會計量應用意義探究

論述形成的規則	分析說明
論述客體的形成	客體是「社會計量實踐意義」、「社會計量實踐經驗」是論述主體。
宣告樣式形成的條件	經驗社會計量、操作社會計量製造出論述權力。實施於教育、諮商、心理治療情境之中。本研究的陳述者為心理劇訓練師。
概念的形成	社會計量的本土實踐成為新社會計量意義的拓邊，本土實踐者從其社會計量體驗、帶領與創新之中，付予社會計量更豐厚的意義。
策略的形成	社會計量創始論述為調查團體組織與改變、個人位置的方法，在臺灣 Moreno 取向行動化社會計量則成為心理療癒、團體評估與介入的技術。

三、社會計量的意義論述與諮商意義

然而，對於實務應用者而言，社會計量是什麼？又帶來什麼樣心理專業上的意義呢？以下以 O'Connor 功能導向論述分析，分析社會計量在臺灣的實務發展意義下：

根據訪談資料，研究者分別將可以分別就「社會計量應用原則意義」、「一般性諮商上的意義」、「團體互動的實務意義」，陳述如下：

（一）社會計量本身應用原則的意義

社會計量是行動、體驗的，視諮商情境、團體需求、為評估而設計的，肯認每個人的位置、尊重每個人當下的選擇。時間設計需寬裕、慢而不急。

1. 行動的、體驗的

首先，「我覺得社會計量每一個都行動式（20160209T0101）」，T01 指出「行動式社會計量」（action sociometry）命名政治的問題，認為原本英文中的行動式社會計量應該改成「手搭肩社會計量」，而賴念華（2005a）則稱之為「搭肩式社會計量」。Moreno 認為，社會計量和心理劇理論都是行動取向的，如果不能實踐，則觀念、信念和價值系統都是無用的（龔鈺，2007）。

2. 視諮商情境、團體需求，為評估而設計的

為了設計良好的問題，T01 提醒要看團體的設計，可能包括團體實施的主題、

對象、團體動力的評估、需求等，帶領者擬幫助這個團體達成什麼樣的目標，為達成目標需要透過社會計量進行哪些評估與連結。社會計量問句及形式的選擇仰賴諮商情境與團體的實際需求。

3. 肯認每個人不同的位子

社會計量讓每個人「在團體中，讓每個人在團體裡面找到自己的位子，讓自己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子（20160209T01）」，帶領者要讓每個人要在團體是有一個自己的位子都是可以存在的，每個人在社會計量上的位子無關乎對與錯，才能在這個位子上活出意義。

社會計量幫助團體在團體歷程中，看到彼此的差異性，接納彼此的不同，「尊重差異性，看到團體真實的狀態。（20160312T03）」

4. 尊重每個人當下的選擇

T01 指出，行動式的社會計量所展現的動力，並非靜止不動，而會鼓勵參與者遊走、體會當下的位子，去判斷目前所在的位子是不是此時此刻的位子，可以調整作不同的嘗試。

社會計量可以提升成員做選擇的能力，同時還可以幫助成員對身體、社會、心理過程的頓悟與覺察，並可將這種自由選擇的能力，逐漸的遷移到外在生活世界（曾麗娟，2008）。人們在選擇與尋找位子的活動過程中，增進對身體、社會、心理過程微妙且立即的覺察。

「我以為選擇只有一個。後來，選擇有第一、第二、第三。做決定是 *critireia*，...知道選擇背後的理由，我就輕鬆了，我可以清楚我（的）選擇與選擇的理由。（20170803T0501）」。做選擇的過程，指的不是唯一的選擇，而是了解我們通常在一個範圍下做選擇，社會計量協助我們了解選擇背後的理由。

5. 時間設計需寬裕、慢而不急。

「社會計量不能快，要慢，那是歷程，要讓人知道是有選擇，人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20170803T0501）」「社會計量不能急，急了那個每個人的那個模式不見了。（20170803T0501）」

（二）一般性諮商實務上的意義

社會計量具有一般性的諮商實務意義，而不一定要在團體情境中才會產生，亦可運用於個別諮商或伴侶諮商的情境中。包括隱藏顯現、自我覺察、關係評估、人際覺察與修復、位置療癒等層面不同的意義。

1. 隱藏顯現：

促使隱藏的動力、個人議題得以浮現，提供治療師或帶領者獲得更多資訊。

(1) 使隱藏的顯現

在 T01 的經驗中，在社會計量的過程，其中一項意義是使隱藏的結構與動力得以顯現。例如使隱藏的團體結構顯現，使成員間吸引、排斥的偏好顯現，使隱藏的團體主題顯現。例如透過區域社會計量了解成員潛在的需求，讓成員透過社會計量過程表達自己期待學習到什麼，有利於團體帶領者分辨成員的期待。

正如 Blatner (2000)、Hale (1981) 及 Lipman 都認為社會計量對團體凝聚力有極大貢獻，可以將團體中隱藏的結構，透過行動視覺化的方式讓成員了解彼此的關係 (賴念華, 2005b)。

(2) 呈現個人議題

「團體的人際關係就是他當下的人際關係，所以他在這個團體跟大家建立的怎樣的關係 (20160209T01)」。在社會計量的過程中，團體成員在過程中展現個人自我價值、與他人互動的方式。透過社會計量的調查，可以直接了解當事人或成員最為關心的個人議題。同時，在社會計量進行的過程中，也在呈現當事人或成員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模式，Yalom (1995) 認為團體是社會縮影。

2. 自我覺察：

社會計量有利於個體忠實面對自己、認識自己來自我覺察。「社會計量會看到關係呈現，我們內在也有一些狀態，內在狀態也可能會被浮現。(20160312T03)」

(1) 忠實面對自己的感覺

社會計量幫助我們忠誠面對自己的感覺、認識真實的自己。T01 在一次被帶領社會計量的過程中，該訓練師強調：「要很忠誠地去面對我們自己的感覺 (20160209T01)」。T01 也在該次經驗中，經歷「一直沒有被選」的感覺，當時會覺得尷尬、沒有被選的挫折，她也在過程中接納自己有時會不被喜歡的生命議題，並認清自己人際上的限制。

(2) 認識真實的自我

T01 指出，社會計量創造真實的人際經驗體驗的機會，在過程中可能會聽到真實的回饋。在社會計量中，尋找自己的位置，也是不斷地與自己接觸，透過身體的移動，面對自己真實的需求與感受。曾麗娟 (2008) 亦在團體成果進行社會計量的自我評估時，強調成員要忠於自己、依據自己的真實感受做選擇，不需討好。

3. 關係評估

社會計量技術有助於呈現個人人際關係的模式，能評估與重要關係的連結。看待人際關係總在系統脈絡中，關注團體成員於團體內、團體外的社會人際網絡。

(1) 呈現個人人際關係的模式

「社會計量是一種工具、一種方法，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20170803T0501)」。
T05 指出，在做第一選擇、第二選擇及說明選擇理由的過程，都會呈現自我狀態及與人互動的人際關係模式。

(2) 評估與重要關係的連結

T01 指出，在社會原子的社會計量中，尤其能評估帶領者、諮商員自身與個案的連結、遠近距離如何，也可以評估主角、當事人與她跟每個重要關係在心理感知上的親疏遠近。

(3) 看待人際關係總在系統脈絡中，關注團體成員於團體內、團體外的社會人際網絡。

「看人永遠都在系統脈絡中，…從不相信人是在孤島上的一個人，這個角色與自我是很有關係。(20170423T0401)」
「在暖身的部分可以出來，治療工作的時候，人跟每一個人的關係，都要進來。(20170423T0401)」

T02 也提醒要能運用社會計量了解團體內成員彼此的關係。

4. 人際覺察與修復

人際關係修復上，社會計量介入創造真實人際體驗機會，認識人我相處模式，促進修復人際經驗。

社會計量在人際關係覺察與修復的意義上，似乎接近於 Yalom 所提「人際學習」的團體療效因子，但社會計量較特殊的是提供「選擇、被選與被拒絕」的機會，並重視探討這個人際過程。

(1) 創造真實人際體驗機會

「人際關係很多是選擇與被選擇，有時候就是被拒絕，這是人際關係常有的問題(20160209T01)」。
人們可以在選擇或被選擇的活動歷程中，產生微妙且立即的覺察(Blatner, 2000)。團體人際學習的過程，不只是社會縮影的呈現。在社會計量的過程中，創造了真實人際體驗的情境，常會經驗人際與團體中各種「選擇」與「被選擇」的概念。

(2) 認識人我相處模式

T01 指出，在社會計量的進行過程，幫助每個人認識自己在團體人如何與人相

處，認識自己的人際模式與因應，認識自己內在的心理狀態，以及我的人際行為帶給別人什麼樣的影響，最後，可了解別人怎麼看我。

(3) 促進修復人際經驗

Moreno 強調人活在社會群體中，因此社會計量強調人際關係修復、促進人際和諧。正因為團體人際互動是社會的縮影，因此當社會計量過程中，創造真實的人際體驗情境，又能促進團體成員在過程中覺察自己與他人各自的狀態，由團體協助個人在過程中獲益，則有機會修復過往的人際經驗。

T01 指出，尤其是對於原本缺乏人際知能的成員，無論從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處理自身焦慮到面對人際選擇的衝突等，都在幫助成員修復原本可能缺乏或不夠好的人際經驗。

5. 位置的療癒：

找到自己位子表達。T01 指出，社會計量過程中，會邀請成員辨識與指認自己想要的位子。每個人在社會計量上的位子無關乎對與錯。團體帶領者要讓每個人要在團體是有一個自己的位子是可以存在的，這也意謂著「讓自己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子（20160209T01）」。找到位子之後，要讓成員為自己表達。在社會計量實作過程中，從表達中了解成員基於團體活動自發選擇的背後，具有哪些彼此吸引或排拒的動機，以及其更深層因果關係。

T02 在企業工作中，運用光譜式社會計量讓成員評估自己的壓力、睡眠與自我照顧，並詢問成員「有沒有想要移動你的位子，就會看到一些忽略自己的，會往照顧自己的方向移動，就要問他你要做什麼才能往這個方向移動，有的人就會說，那我要去運動，下班之後我要去散步，我就會請他們的同事說，那你們支不支持你們的同事去做這些事情。那支持的把手搭在他們肩膀上。（20160214T02）」運用空間中的位置促進內在覺察、社會支持，以促成心理上的轉化與療癒。

（三）團體互動的實務意義

團體互動的實務意義中，包含對團體觀察、團體評估、團體決定、正向改變及團體介入等功能導向的意義論述。社會計量有利於提昇團體諮商互動與歷程發展的運作效率。

1. 團體觀察

保持對團體互動與改變的觀察。觀察團體成員如何被選擇、與不被選擇；觀察團體成員如何連結與產生分裂。使團體動力具體化。

(1) 保持對團體互動與改變的觀察

社會計量可用來了解團體當下的氛圍，帶領者需要保持對團體互動及團體改變歷程的觀察。「一個是了解這個團體的組成，一個是了解這個團體的動力，成員之間的關係。（20160214T02）」

「會注意，但不一定會用來做些什麼。主角在有的團體裡面，有的主角是很孤立的，很少人分享，有的人會是太多批評，會是制止的，他有什麼互動，他呈現什麼了我沒有注意到的。在分享的時候，或是提問、歷程討論，這也是社會計量的展現。（20170423T0401）」

(2) 觀察團體成員如何被選擇、與不被選擇

團體中，無論是選導演、選主角、選輔角的過程，都需留意「選角色，總是被選到、總是不被選到，競爭當導演，後面總是沒有人。（20170423T04）」。

(3) 觀察團體成員如何連結與產生分裂

社會計量常在幫成員連結彼此，但也需要觀察成員如何孤立自己，甚至次團體如何形成、產生團體中的分裂。

「進入一個團體之後覺得跟他們是有落差的，覺得很融入，感覺自己好像被排擠，自己也想要孤立。（20160214T02）」

(4) 團體動力具體化

T01 指出，社會計量帶出很多行動化的、具體驗性的經驗，對團體的測量有很好的效果，且能立體地、具體化地呈現團體的結構，以及指認團體成員連結。

社會計量都是行動的，是立體而不是平面的，可用視覺上感受出來，甚至用身體行動加以感受的。

2. 團體評估

運用社會計量能幫助團體帶領者有效帶領團體，觀察團體動力、了解不同社群團體動力、了解成員背景、程度、需求與期待。社會計量對於團體帶領者的意義如下：

(1) 更有效帶領團體

基於以上所提，重視社會計量有助於團體成員理解、互動與連結，使隱藏的結構顯現，照顧被疏忽掉的成員，因此，T01 強調對團體帶領者而言，學習社會計量會使團體帶領更有效。但其實際「有效」的意義仍待進一步探究。

(2) 觀察團體動力

「平常對團體動力的觀察跟介入，也算是社會計量的一部分」(20160209T01)。
團體帶領過程中，帶領者需要不斷了解、評估團體動力，然後加以介入，觀察團體動力也是社會計量的一部分。需要維持社會計量的洞察，隨時保持敏感度，觀察團體跟主角、主題的連結或疏離感。

(3) 了解不同社群團體動力

T01 指出，每一個社群有他們特別的團體動力，社會計量提醒我們帶領不同的團體，討論不同的議題，會有不同的團體動力與效果。例如在安置機構或公司企業帶領社會計量活動，就可以觀察到不同組織中的團體動力，以及在不同團體次數或歷程中，觀察到團體動力的轉變。

(4) 了解成員需求與期待

T01 指出，區域社會計量常用來評估學習期待，了解團體成員想得到什麼樣的成長。或在團體過程中，需要決定團體方向時，也會運用區域社會計量了解成員的需求。

「帶心理劇就會用到社會計量，一定會了解成員的背景，了解他們的偏好、程度，來的目的。(20170423T04)」

3. 團體決定

社會計量可以用來幫助團體做選擇、做決定。

有時候團體中，大家表達的方向不一，T04 即很快地用區域社會計量了解團體不同的意見，「原來團體有三塊不同的意見，有的少數一兩個大家都沒有選，因為這個議題的討論，團體的走向是這三個。(20170423T04)」

「可能進行到中間的時候問，接下來要做一些劇或是什麼。團體動力或氛圍不是很清楚，可以用這個方式。(20160312T03)」帶領者有時不確定時，可以讓團體成員做選擇，「成員會覺得被信任、可以做選擇。(20170423T04)」

4. 正向改變

能為團體帶來正向改變，幫助成員投入團體、彼此理解，增進團體互動與連結、安全感、信任感與凝聚力。

(1) 團體正向改變

在團體中運用社會計量，有時能促進團體中的正向改變。例如 T01 於團體中間，藉由目標式社會計量，讓成員對邊緣化、較少連結的成員有一些表達，或讓邊緣化、

較少連結的成員為自己發聲，都可能促成團體對成員不同參與行為的包容與理解，幫助團體成員都能安心地參與團體。

(2) 幫助成員投入團體

社會計量精神在幫助團體成員的投入，T01 在觀察 Ann Hale 導劇時，發現她常常會讓觀眾投入很多種角色，或讓主角的替身不只一個。具社會計量精神的團體帶領，重視成員的參與，不會只將焦點放在主角的身上，而也會關注整體團體成員是否參與投入其中。

(3) 促進成員彼此理解

社會計量過程中，讓每位成員站定位子之後，往往需要讓成員有更多對自己位子的表達，除了增進互動，T01 指出這也同時也在促進彼此的理解，有助於團體成員從被理解的過程中獲得人際支持。

另一方面，對於不斷參與不同團體的成員而言，每次團體都在認識不同的人，學習與不同的人相處，更有助於拓展對人與人際溝通互動的了解。

(4) 促進團體互動與連結

T01 認為，如果成員是靜靜地、未討論地選擇自己想站的位子，便失去社會計量的目的。「要去注意到整體，要去注意到團體關係的連結夠不夠，現在團體的聚焦往哪裡去，團體有沒有人已經離開團體太遠了，狀況有沒有掌握到（20160209T01）」。社會計量很重要的是促進團體互動與連結，帶動團體動力，使團體變得更緊密。社會計量的過程中，會鼓勵成員相互討論，而不是主觀地站自己想站的位子。

(5) 團體安全感、信任感與凝聚力

「社會計量在建立的是安全感與信任感，產生了解。（20170803T0501）」

T01 提醒，有安全感與凝聚力的心理劇團體，有助於產出對團體有益的主角，主角也才能在團體中冒險、深化議題。團體帶領者使團體具備安全感與凝聚力，亦是每位成員在團體中獲益。由於心理劇是團體諮商，有效的團體諮商仰賴團體足夠的安全感跟凝聚力。團體帶領者需要維持社會計量的洞察，以營造團體安全感與凝聚力。因此社會計量帶領過程，需要留意帶領過程是將「團體分化」，或「促進團體的凝聚」。

T03 也提及在團體初期，透過分組讓資深及深淺的學員能一組時，也能感到比較安全、不那麼孤單地加入團體。

「涵容選擇的時候，去看每個人真實地說理由，那就要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20170803T0501)」

5. 團體介入：

社會計量用以減少衝突與對立、處理團體中的未竟事務、關注邊緣、被忽視的成員。

(1) 減少衝突與對立

T01 指出，面對爭議性的議題，可透過社會計量幫助成員，無論立場如何，都可以有一個位子為自己表達。這樣做可以減少團體中的衝突，減少對立，促進成員間理解與團體內涵容的氛圍。

T04 印象深刻的社會計量，也是用於處理團體隱而未現的衝突，但他也提醒，這樣社會計量的運用牽涉到「團體的關照能力、和角色交換的能力，也牽涉兩造雙方、多方，對議題的開放、看法，把社會計量帶進來的輔助，用行動的方法，接近的能力，還要有夠多的敏感度，哪些地方要停，哪些放下，哪些有更多的談話，哪些有整組的角色交換。(20170423T04)」仰賴團體工作、角色交換、當事人狀態、社會計量技術及臨床與當下評估等。

(2) 處理團體中的未竟事務

使用目標式社會計量，通常會放一個抱枕在團體空間的中央，邀請成員用自己與抱枕的距離，作為與此議題的遠近來表達此刻心理連結的程度(賴念華, 2005b)。T01 指出，在團體末期，有時會將抱枕作為「團體」的象徵，放在團體的中心，以帶領目標式社會計量，每個成員可以表達內心中與該團體的距離遠近，以及與鄰近伙伴關係的遠近。在分享的過程，同時也是在讓成員促進對團體、對彼此的表達，減少成員帶著團體中的未竟事務離開團體。

(3) 關注邊緣、被忽視的成員能使之安心發聲

T01 指出，相較於邊緣的成員有機會發聲，對於團體帶領者運用社會計量的意義，就在於關注邊緣、被忽視的成員，使邊緣的成員能在社會計量過程中被納入，而不是再次被排除。Moreno 認為理想的社會是沒有人會被排拒的社會，人人都有充份機會展現其生存能力 (Marineau, 1989)。

在社會計量帶領時，T01 重視照顧團體中弱勢、促進團體與弱勢連結。不僅讓邊緣的成員有機會安心作表達，也讓團體有機會為邊緣的成員作表達，以促進團體與弱勢成員的連結，這也會促成團體的正向改變。

T02 指出，在詢問心理劇經驗時，「讓已經學習很多的，跟新手交換，然後去體會，新手會覺得有被老鳥同理到，這樣子，我覺得這樣也不錯。（20160214T02）」透過角色交換來關注團體中邊緣的成員。

彙整上述研究結果，Moreno 取向哲學與知識論述，尤其是「人際選擇」、「社會計量」理論，藉由心理劇訓練師傳承，帶給參與者社會計量體驗與學習的經驗，參與者從這些體驗與學習經驗中，承接或產製社會計量意義論述。帶著「社會計量是什麼」的論述，參與者進入諮商、團體諮商或心理劇的場景之中，再分別產製一般性諮商上的意義、團體諮商的意義、團體成員的意義、團體帶領者的意義，以及人際關係覺察與修復的意義，以及心理劇中運用社會計量的意義。帶領著接受社會計量意義論述，形成可在各種情境操作的社會計量運作知識論述，影響社會計量的帶領經驗。但這些社會計量帶領經驗，也回頭重新調整原本所本所接受的社會計量意義論述。但帶社會計量的帶領經驗，並不只受到 Moreno 取向哲學與知識論述的影響，也可能受其他諮商取向哲學與知識論述的影響。在美國心理劇導演及訓練師的認證的訓練過程，要求實務工作者必須有第二諮商取向，並鼓勵運用第二取向與心理劇結合，因此帶領者社會計量帶領的方式與風格，同時亦受不同諮商哲學與知識論述影響。如圖 2 社會計量意義論述形成與影響。

以行動社會計量為例，過去在 Moreno 取向的知識論述、心理劇訓練師的教導都是以「行動社會計量」命名，在訓練師的傳承下，參與者習得行動社會計量的知識論述，而發現只能運用於團體場景或心理劇場景之中，作為帶領者帶領行動社會計量的過程，發現此「行動社會計量」命名的問題，而認為所有社會計量都是行動、體驗的，而對社會計量意義與行動社會計量的命名有所調整，產生新的論述後，帶著新的知識論述帶領社會計量。臺灣本土的實踐意義，也就從學習、意義論述的生產、操作知識論述的生產，到實際帶領的過程中，又重新建構社會計量的意義論述。而在 T01 因為同時接受家族治療的訓練，因此在觀察社會計量互動時，特別會觀察團體成員間是否存在三角關係。正如 T04 所述，「心理劇也跟個人理論背景有關係，會看很多投射、互動隱含的意義。不相信這些理論取向，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未必都是投射、移情，或是團體的移情，或是潛藏的共同意識。（20170423T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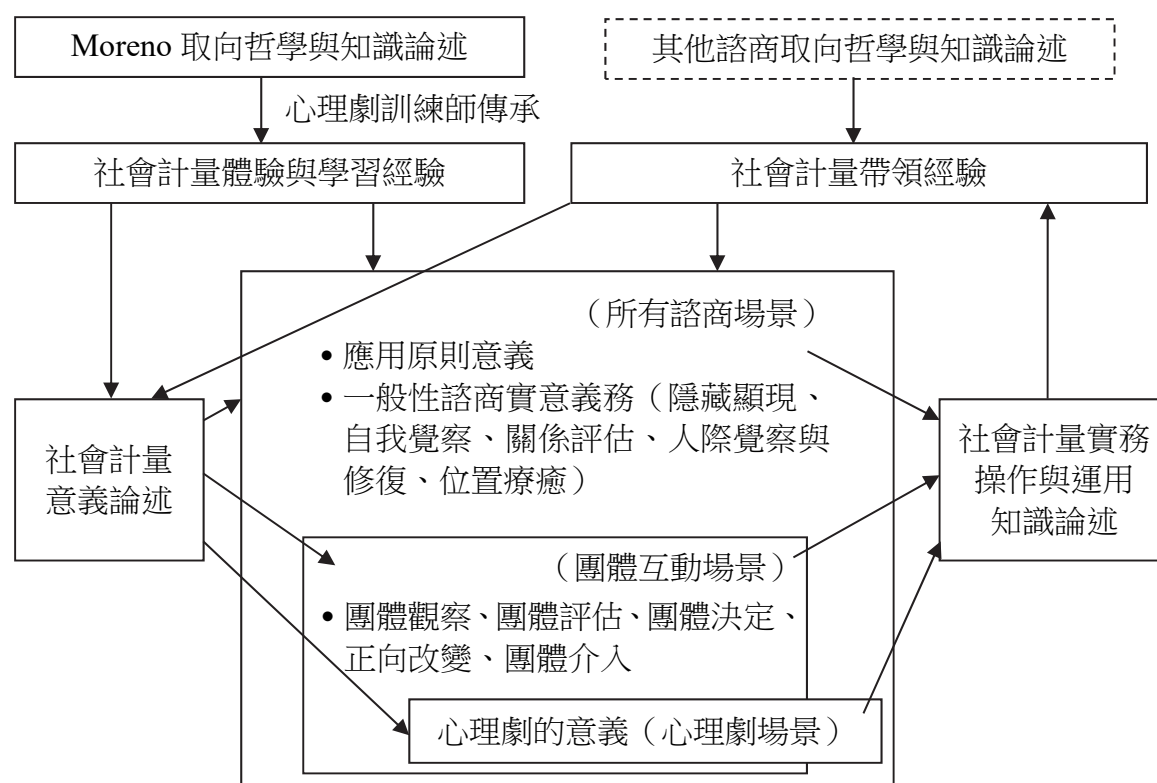


圖 2 社會計量意義論述形成與影響

四、社會計量與心理劇的關聯

研究者整理社會計量的過程，由於主要研究行動體驗的社會計量方法，可謂與心理劇緊密相關。賴念華（2005a）根據根據美國團體心理治療與心理劇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Group Psychotherapy & Psychodrama, ASGPP）的定義，稱社會計量、社會原子、角色理論為廣義心理劇範疇。

心理劇由社會計量的想法延伸而出，但現今社會計量又被視為廣義心理劇的範疇，究竟心理劇與社會計量之間有什麼樣的關聯？研究結果從「在社會計量技術靈活結合心理劇技術」、「在導劇歷程中靈活的結合社會計量技術」、「導劇帶領過程應維持社會計量的洞察」三方面，論述如下。

（一）在社會計量技術靈活結合心理劇技術

T01 指出，在社會計量基礎奠定之後，便可練習與心理劇技術作結合。例如在帶領光譜式社會計量時，傳統的社會計量帶領上，以調查心理劇訓練經驗為例，通常會讓經驗多的人與經驗少的人在同一組討論與請教。但 T01 曾與一位訓練師一起帶領時，則邀請心理劇經驗多的成員與經驗少成員「角色交換」。角色交換為心理

劇中最重要的技巧，邀請兩個不同角色的人，成為對方，以對方的角色的思考與行動。或是在進行完光譜式社會計量後，邀請成員用行動化的方式去表達，像是有顏色的布、動作、聲音來表達對心理劇的感受。

T01 指出在帶領社會原子之時，能帶領主角從不同位子看社會原子會有不同的感受與調整。「他是投入在那個中心的感受跟外圍的感受，跟外圍看的感覺，他不是得到一種好的支持連結，或是哪裡是他的負擔，他想再為他自己做些什麼（20160209T01）」。這裡的中心就是指最初主角在社會原子中心的位子，外圍的感受指的是其他重要他人角色的位子，而最外圍看的位子就是鏡觀的位子。在帶領社會原子，不僅讓主角從社會原子中心看待與重要他人的關係，也會運用角色交換讓主角到社會原子中其他人的位子，或讓主角到鏡觀的位子。

（二）在導劇歷程中靈活的結合社會計量技術

T01 指出，在 Katrena 帶領親密關係心理劇時，她在暖身階段，運用團體主題「親密關係」，詢問成員在親密關係是什麼狀態，運用區域性社會計量讓成員在不同的位子中站出來，演出後進行角色交換。T01 指出這樣的帶領方式，帶出很多連結，是很靈活運用社會計量的方式。

在分享階段時，「他帶得很靈活是說，把那個都當過主角的都上來。還有一圈是把有當導演的（20160209T01）」。在 Katrena 讓各小組導劇之後，以圓圈式社會計量的形式，分別讓各組主角及各組導演到舞台上來，一方面讓小組主角及小組導演分享體驗，一方面也在確認主角及導演的狀況。在這個過程之中，也幫助主角跟導演各自把一些心裡梗住的話說出來，在社會計量表達的過程再次促進連結。

（三）導劇帶領過程應維持社會計量的洞察

在心理導劇過程，T01 提醒，要評估團體當下的狀態，像是有很多人睡著了、團體有共鳴地一起笑了，導演需要保持在一個社會計量的洞察中。T05 也提醒在團體帶領及心理劇工作的歷程中，「要社會計量的心智。（20170803T0501）」

T01 認為，Marcia Karp 在導劇時，是能結合社會計量促進連結的精神，而能運用連結把很多東西帶出來。Karp 帶領的方式，會在一場劇中，產生好幾位主角，而每位主角的議題彼此相連結，每一位主角的劇雖然短，卻精要及深刻。

（四）以團體動力評估心理劇主角適合與否

在心理劇歷程中，選主角時無不考量社會計量的。通常導演都會透過社會計量的方式來選擇主題，評估此時哪一位主角對整體團體成員會最幫助。通常都會以社

會計量的方式來了解團體成員的需求，最直接的方式中，一者是用區域性社會計量讓團體成員來站在主角候選人的後方，或用搭肩式社會計量邀請團體成員搭主角候選人肩，表達對該主角候選人的支持，通常以人數最多的作為團體的主角。但有時主角的產生是評估主角有最高的個人意願或需求，像是通常不適合直接讓「情緒滿溢」的成員直接離開團體，有時候導演會邀請情緒滿溢的成員直接成為主角。因此研究者向 T01 提問，如果需要一社會計量、團體動力評估心理劇主角適合與否，那如何處理情緒滿溢的成員的問題，又照顧到團體獲益的需求。T01 則回應，「要看團體是不是同意，那團體是不是同意給這個人再進一步的時間來幫助他，盡量取得團體的同意，這還滿重要的（20160209T01）」、「要找一個主角出來是大家願意去支持他的……做一個心理劇導演，要能夠去處理團體動力（20160209T01）」。

主角也需要在團體中獲得安全與信任，對主角或成員也才能夠有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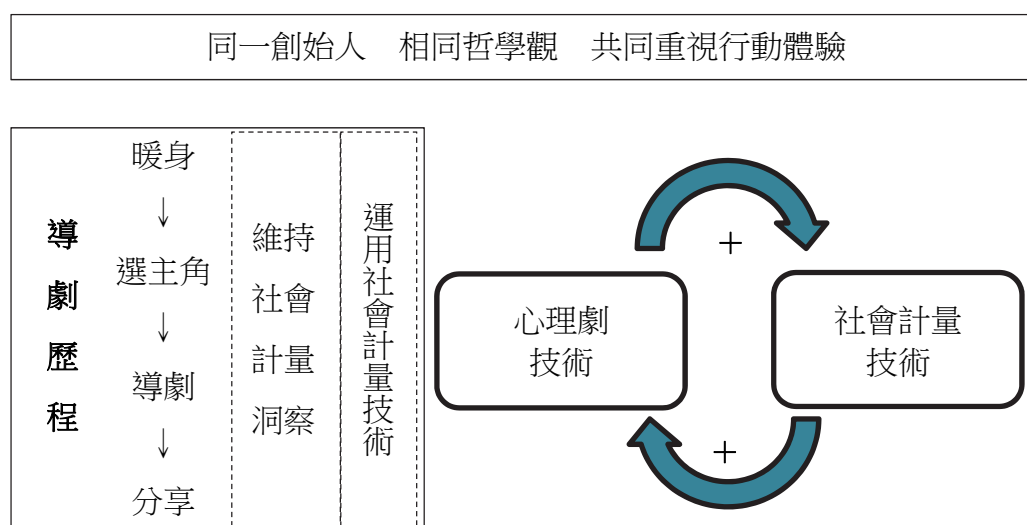


圖 3 社會計量與心理劇關係圖

從訪談過程中，可以發現社會計量與心理劇的共通性，包括為同一個創始人，因此有相同的哲學觀，共同重視行動體驗的精神。

而在導劇歷程中，無論是暖身、選主角、導劇、分享階段，都可以運用到社會計量技術，而整個導劇歷程也需要維持社會計量的洞察。整體而言，靈活結合心理劇技術，會讓社會計量帶領得更靈活；而在心理劇導劇的過程，結合社會計量也讓心理劇更能掌握團體動力與需求，能更照顧到團體成員與更多的主角。

五、心理劇中運用社會計量的意義

社會計量有利於心理劇團體「找出具團體代表性的主角」、「關照沒選上的主角候選人」、「了解主角、輔角、觀眾間的人際關係」、「支持主角」、「有助於觀眾管理、對於成員受到觸動時的關注」以及「有助於歷程審視」。

（一）找出具團體代表性的主角

在心理劇團體中，導演需要評估主角是否會為團體成員帶來最大的助益。主角的產生可能透過「個人意願」、「團體決定」、「導演偏好」等方式決定主角（王行、鄭玉英，1994）。無論主角由導演或團體選出，心電感應都在其中發揮了某些作用（Blatner, 2000）。T01 提醒，有時候導演會自己選主角，但讓這個成員當主角，需要考量主角能不能得到團體成員的支持，如果該成員在團體人際關係有一點被排擠，便不適合讓他成為團體的主角，這會使導劇的冒險性太高。

（二）關照沒選上的主角候選人

「照顧競爭落選者…導演邀請替身、爸爸、媽媽，把三位主角候選人也都找進來，這樣不只是照顧到這三個主角候選人，也照顧到所有選三位的團體。

（20170423T04）」

（三）了解主角、輔角、觀眾間的人際關係。

T04 在社會計量中，相當重視「隱藏的社會計量」，「Dorothy 是很敏感於…被邀請出來，為什麼人這個人常被邀請出來。（20170423T04）」T04 提及，這裡的社會計量用現在的詞就是「社會網絡」，也比較能和其他社會科學的人溝通。「現場團體來做，就是一個人際角色的矯正經驗，你為何會變成門，你為何會成為觀眾，張力是大的，帶領者就要看得懂那個東西、團體的動力，連觀眾都會問，為何何以讓他當觀眾。（20170803T0501）」

（四）支持主角

T02 提及有些訓練師會運用主角候選人互選的過程，來支持主角，並看整個團體的能量往哪裡去。T04 亦提及，有訓練師會運用競爭主角落選者，擔任重要的輔角，既運用候選人來支持主角，同時也觀察整個團體的社會計量。

（五）有助於觀眾管理、對於成員受到觸動時的關注

T04 有時會在進行觀眾管理時，也會觀察哪些人可以坐一起，什麼會影響到他們。「有的時候觀眾被觸動得很厲害，可以直接問，誰跟他最要好。誰可以坐他的旁邊。（20170423T04）」T01 亦提及在導劇時，需要有一些功能比較好的成員，協

助陪伴受觸動的觀眾。

（六）有助於歷程審視。

T05 特別提及在整個導劇歷程審視的過程，也都需要有社會計量的洞察。「在 process，團體發生什麼，都是用社會計量的眼光與頭腦。（20170803T0501）」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目前社會計量的研究仍稀少，仍有待更多的社會計量研究與發展。從本土心理劇導演及訓練師等操作者帶領、創造與靈活運用的經驗中與意義建構下，產生具心理療癒功能的社會計量實踐論述。臺灣本土性社會計量實踐意義，就從本土心理劇導演及訓練師等操作者帶領、創造與靈活運用的經驗中與意義建構下，產生本土性的社會計量實踐論述。

（一）社會計量在臺灣的發展與心理劇歷史脈絡息息相關。在臺灣心理劇萌芽期、拓展期社會計量對多數研究參與者較無留下深刻的印象、不需要認證導演，參與美國年會對社會計量較有接觸；直至百花齊放期歐美心理劇訓練師來臺，參與者為取得認證而更深入投入學習社會計量；延展國外期，台灣心理劇學會成立後邀請各國訓練師來臺，促使參與者學習多樣的社會計量，進一步精熟，同時認證導演、訓練師。

（二）以批判導向論述資料分析，得知社會計量應用意義論述形成的規則如下：

1. 論述客體為社會計量實踐意義，論述主體為社會計量實踐經驗。本研究陳述者為心理劇準訓練師及訓練師。經驗社會計量、操作社會計量的實務體驗製造出論述權力，進而實施於教育、諮商、心理治療情境之中。
2. 社會計量的本土實踐為新社會計量意義的拓邊，本土實踐者從體驗、帶領與創新過程，付予社會計量更豐厚的意義。
3. Moreno 取向社會計量創始論述為調查團體組織與改變、個人位置的方法，在臺灣行動化社會計量成為心理療癒、團體評估與介入的技術。

（三）目前行動體驗性的社會計量，主要仍來自 Moreno 取向哲學與知識論述，透過心理劇訓練師來散布、傳承社會計量論述。心理劇學習者經由社會計量的知識、體驗從學習社會計量，社會計量在臺灣發展出社會計量應用原則意義」、一般性諮

商上的意義、團體互動的實務意義，以及人際關係覺察與修復的意義、心理劇中運用社會計量的意義等不同層面實踐意義論述。進而形成社會計量實務操作與運作的知識論述。在實際的社會計量帶領經驗中，再融入自身其他諮商取向的知識論述，創造性地發展社會計量，再次進入社會計量意義論述的循環。

（四）社會計量與心理劇因為來自同一創始人，因此共享相同的哲學觀，共同重視行動體驗精神等共通性。因此在社會計量與心理劇精神及技術皆能相互結合、靈活運用。

二、研究建議

以目前本土性的研究資料，似乎不足以了解社會計量在歷史上不同時間的建構與發展，仍有待細緻地了解社會計量從 Moreno 草創時期、社會計量在歐陸、美洲、加拿大及亞洲各自知識論述傳承的情形，再與臺灣本土社會計量論述建構進行比較。心理劇考核制度如何影響個人心理劇與社會計量的專業認同發展，仍有待細緻探討。

本研究未對較為複雜的社會計量技術深入探討，例如社會原子、動態治療模式社會計量、鑽石社會計量、季節式社會計量等，而這幾種社會計量皆可直接作為諮商技術，而不只是可作人際關吸引的評估。建議未來可以「社會計量作為個別諮商及團體諮商技術」為主題，再進行研究。

正在學習社會計量，不同專業階段的學習者，各自有哪些學習任務，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項，仍值得進一步研究。

在不同文化下帶領社會計量下，無論是在歐洲、美洲、亞洲、澳洲或是臺灣及華人社群，或是在不同多元文化背景脈絡與身份下，是否有文化上的差異，亦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

不同社會計量技術，可能具有本研究呈現的不同部分、不同程度的意義，而各種形式社會計量技術各自具有哪些社會計量意義仍待更細緻地探究。

參考文獻

- 王行、鄭玉英（1994）。**心靈舞台：心理劇的本土經驗**。臺北：張老師。
- 吳沛嶸（譯）（2009）。**文化研究核心議題與關鍵爭辯**（原作者：Barker, C.）。臺

- 北市：韋伯。（原著出版年：2002）
- 施進忠、陳可杰（2011）。論述分析方法介紹：開創與論述。**創業管理研究**，**6**（2），83-104。
- 涂春仁（2016）。涂老師社交測量。摘自 <http://www.classroomsocial.com/tw/>
- 張怡敏（2016）。親職藝術治療團體方案發展與成效。**臺灣藝術治療學刊**，**4**（2），48-69。
- 陳向明（2002）。導論：什麼是質的研究方法？載於**社會科學質的研究**（頁 1-32）。臺北：五南。
- 曾麗娟（2008）。社會計量在社區大學心理劇團體的運用。**諮商與輔導**，**273**，27-30。
- 葉連祺（1995）。社會圖之探析。**中華輔導學報**，**3**，58-91。
- 褚增輝、黃梅羹（2015）。臺灣心理劇的發展回顧。**中華團體心理治療**，**21**（2），15-22。
- 劉焜輝（1970）。社交測量的應用。**測驗與輔導**，**38**，603-608。
- 歐吉桐、韓青蓉、陳信昭（譯）（2008）。心理劇的核心——心理劇的治療層面（原作者：Kellermann, P. F.）。臺北市：心理。（原著出版年：1992）
-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心理。
- 潘慧玲（2003）。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流變。**教育研究資訊**，**11**(1)，115-143。
- 賴念華（2005a）。社會計量在團體治療中的運用（上）。**諮商與輔導**，**232**，45-49。
- 賴念華（2005b）。社會計量在團體治療中的運用（下）。**諮商與輔導**，**233**，42-45。
- 賴念華（2010）。社會原子與藝術治療相遇。**諮商與輔導**，**295**，40-43。
- 賴念華（2013）。臺灣心理劇文獻回顧 1968-2011：看心理劇的發展與轉變。**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6**，33-66。
- 龔鉞（2007）。易術：傳統中醫、心理劇與創造性藝術之整合。臺北：心理。
- Blatner, A. (1996). *Act-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Psychodramatic Methods*. NY: Springer.
- Blatner, A. (2000). *Foundations of Psychodrama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NY: Springer.
- Carlson-Sabelli, L., Sabelli, H., Patel, M., and Holm, K. (1992). The union of opposites in Sociometry: An empirical application of process theory.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Psychodrama and Sociometry*, **44**(4), 147-171.

- Hale, A. E. & Little, D. (2004). *Sociometric Processing of Action Events*. Riner, VA: International Sociometry Training Institute.
- Hale, A. E. (1981). *Conducting Clinical Sociometric Explorations A manual for Psychodramatists and Sociometrists*. VA: Royal.
- Hale, A. E. (1985). *Conducting Clinical Sociometric Explorations A manual for Psychodramatists and Sociometrists*. VA: Royal.
- Hale, A. E. (2012). *Three Cyclical Models Which Enhance Consciousness of Interpersonal Connection*. Roanoke, VA: International Sociometry Training Network.
- Lai, N. H. (2013). Psychodrama in Taiwan: Recent development and history.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Psychodrama and Sociometry*, 61(1), 51-59.
- Little, D. (2015). The Dynamic Therapeutic Model. *Psychodrama Network News*, 2015 Winter, 4-7.
- Marineau, F. R. (1989). *Jacob Levy Moreno, 1889-1974: Father of Psychodrama, Sociometry, and Group Psychotherapy*. London: Tavistock/Routledge.
- Moreno, J. L. (1934). *Who shall survive? A new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Human Interrealtions*. Washington, DC: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 Moreno, J. L. (1953). *Who shall survive? A new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Human Interpersons*. NY: Beacon.
- Moreno, J. L. (1978). *Who shall survive? Foundations of Sociometry, Group Psychotherapy and Sociodrama*. NY: Beacon House.
- Mosher, J. R. (1991). *The Healing Circle: Myth, Ritual and Therapy*. Blue Sky.
- Yalom, I. D. (1995).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 NY: Basic Book.

Discourse Analysis on the Sociometry Practice Meanings in Taiwan

Chen-Wei Wang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wan, R. O. C.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Social constructivis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researcher interviewed 5 PATs and TEP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ntext of sociometry practice in Taiwan, and explore the meaning discourse of the sociometry practice.

Findings:

1. The sociometry develop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psychodrama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had no impressive impression in the beginning. Later, as they got connected to the experiences of sociometry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s of ASGPP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become a CP, they had to be proficient in the sociometry theory and techniques. Finally, those TEPs developed their own sociometry identities.
2. The formation of rules of meaning discourse in sociometry practice: the discourse subject is the sociometry practicing experience. The discourse object is the sociometry practice meanings. The discourse power is produced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operation of the sociometry practice. The discourse practitioners gave the sociometry more rich meanings and made the acting sociometric techniques to be more healing, good to help the group evaluation and intervention.
3.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metry practice in Taiwan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Using Principle. (2) Practice of Counseling. (3) Group interaction. (4) The sociometry and psychodrama are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Suggestions for the further sociometric researchers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sociometry, practice meaning, discourse analysis, psychodrama